

虞初新志



M6
1242.1
29



3 1774 8896 6

虞初新志

上海廣智書局校印

定價大洋玖角

原叙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餽節人物。補綴欣戚。累綴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令孰奇。攬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瀨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有。無古之所有。無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艷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摭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彷彿。逼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

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悟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僞傳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懼強哭不戚餽飭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其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山來氏撰

謹按湯臨川虞初志原本未傳作者氏號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異事蓋以是名其書也山來又識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叔子文集

大鐵椎傳 魏叔子文集

徐霞客傳 文津選本

秋聲詩自序 文津選本

盛此公傳 賴古堂集

湯琵琶傳 四照堂集

小青傳

義猴傳 會秋堂文集

魏禧 永叔

魏禧 冰叔

王思任 季重

林嗣環 鐵崖

周亮工 樸園

王猷定 于一

失名

宋曹 射陵

卷二

柳敬亭傳梅村文集

汪十四傳鴈樓集

武風子傳邵村雜記

記老神仙事邵村雜記

瑤宮花史小傳西堂雜組

九牛壩觀觥戲記文瀾

卷二

馬伶傳壯悔堂集

顧玉川傳文澗選本

冒姬董小宛傳螢芝集

賣酒者傳魏叔子文集

二

吳偉業 梅村

徐士俊 野君

方亨咸 邵村

方亨咸 邵村

尤侗 梅菴

彭士望 蓬生

侯方域 朝宗

曹禾 鐵眉

張明弼 公亮

魏禧 叔子

卷四

一瓢子傳 瀨園文集

宋連璧傳 爽韻居集

義虎記 文津選本

丁葯園外傳 文澗選本

寄暢園聞歌記 曼翁文集

陳小憐傳 變雅堂集

賣花老人傳 新柳堂集

神鉞記 諧皇廣志

焚琴子傳 辟疆園文鈔

四氏子傳 螢芝集

虞初新志 目錄

嚴首昇 平子

李煥章 象先

王猷定 子一

林璿 鹿菴

余懷 澹心

杜濬 茶村

宗元鼎 定九

徐芳 仲光

顧彩 天石

張明弼 琴收

三

卷五

柳夫人小傳藏山集

換心記諸皇廣志

秦淮健兒傳笠翁一家言

山東四女祠記聽鶴堂集

魯顛傳為可堂集

林四娘記損齋焚餘

乞者王翁傳懸榻編

雷州盜記諾皇廣志

花隱道人傳為可堂集

四

徐芳仲光

徐芳拙菴

李漁笠翁

黃始靜御

朱一是近修

林雲銘西仲

徐芳仲光

徐芳仲光

朱一是近修

卷六

張南垣傳梅村文集

吳偉業 駿公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望溪

郭老僕墓誌銘壯梅堂集

侯方域 朝宗

五人傳街南文集

吳肅公 晴巖

蕭洞虛小傳湘黥堂集

傅占衡

鬼孝子傳會秋堂集

宋曹 射陵

黃履莊小傳奇器目略

戴榕 文昭

卷七

書戚三郎事賴古堂集

周亮工 滅齋

紀周侍郎事大有奇書

陸次雲 雲士

姚江神燈記爲可堂集

朱一是 近修

虞初新志 目錄

五

紀盜手授鈔本

化虎記 諸皇廣志

義犬記 諸皇廣志

奇女子傳 懸榻編

曲全節義疏 邸報

卷八

江石芸傳 強意堂稿

耕雲子傳 大蔭堂稿

吳孝子傳 魏叔子文集

李一足傳 四照堂集

王翠翹傳 手授抄本

六

楊衡選 聖藻

徐芳 仲光

徐芳 仲光

徐芳 仲光

阿畢阮

吳良樞 謫在

洪嘉植 去蕪

魏禧 冰叔

王猷定 于一

余懷 澹心

戴文進傳 陳苑文鈔

聶樵傳 手授抄本

趙希乾傳 手授抄本

萬夫雄打虎傳 手授抄本

卷九

劍俠傳 漁洋文略

皇華紀聞 本書

毛女傳 留溪外傳

寶婺生傳 北墅緒言

王義士傳 留溪外傳

紀陸子容事 霞舉堂集

虞初新志 目錄

毛先舒 稚黃

顧彩 天石

甘表 中素

張慈 南村

王士正 阮亭

王士正 貽上

陳鼎 定九

陸次雲 雲士

陳鼎 定九

王鼎 丹麓

七

卷十

雌雌兒傳 雷溪外傳

再來詩識記 古今文繪

筠廊偶筆 本書

金忠潔公傳 國儀集

核舟記 茅簷集

沈孚中傳 北墅緒言

愛鐵道人傳 雷溪外傳

北墅奇書 大有奇書

鬼母傳 古今文繪

狗皮道士傳 雷溪外傳

八

陳鼎 定九

沙張白 定峯

宋犖 漫堂

董以寧 文友

魏學泚 子敬

陸次雲 雲士

陳鼎 定九

陸次雲 雲士

李清 映碧

陳鼎 定九

烈狐傳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過百齡傳 古今文繪

八大山人傳 雷溪外傳

圓圓傳 北墅緒言

嘯翁傳 雷溪外傳

客窗涉筆 大有奇書選本

聞見卮言 大有奇書選本

樵書 大有奇書選本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學文堂集

活死人傳 雷溪外傳

虞初新志 目錄

陳鼎 定九

秦松齡 雷仙

陳鼎 定九

陸次雲 雲士

陳鼎 定九

失名

顧瑤美 輝六

來集之 元成

陳玉璣 椒峯

陳鼎 定九

九

義牛傳雷溪外傳

卷十二

邵士梅傳古今文繪

彭望祖傳雷溪外傳

程弱文傳古今文繪

薛衣道人傳雷溪外傳

劉醫記學文堂集

胡孺雜記本書

看花述異記霞舉堂集

孝犬傳雷溪外傳

六

陳鼎定九

陸鳴珂次山

陳鼎定九

羅坤宏載

陳鼎定九

陳玉璣椒峯

陸次雲雲士

王暉木菴

陳鼎定九

卷十三

曼殊別志書磚西河合集

補張靈崔瑩合傳夏爲堂別集

陳老蓮傳西河文選

桑山人傳西河文選

李姬傳壯悔堂集

記縊鬼讀律佩鑑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郵寄鈔本

紀老生妄訟手授鈔本

會仙記願息齋文集

太恨生傳

虞初新志 目錄

毛奇齡 大可

黃周星 九烟

毛奇齡 初晴

毛奇齡 大可

侯方域 朝宗

王明德 今樵

王謙 橋齋

吳陳琰 寶崖

徐嗜鳳 竹逸

徐璠 大壁

十一

溇水蓋子誌石銘

姍姍傳

卷十五

記同夢闈秀

述怪記

啞孝子傳

孝丐傳

中泠泉記

髯參軍傳

李白傳

詩附錄

十二

毛奇齡 大可

黃永 雲孫

錢宜 在中

繆彤 歌起

王潔 汲公

王暉 丹麓

潘介 幼石

徐瑤 大璧

毛際可 鶴舫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減齋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減齋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核工記

宋起鳳 紫庭

張南邨先生傳

先 著 遷甫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記古鐵條

詹鍾玉 去矜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傳

周亮工 絳齋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牧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玉樵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 會侯

閔孝子傳

吳晉 介茲

人觚

鈕琇 玉樵

事觚

鈕琇 玉樵

物觚

鈕琇 玉樵

名捕傳

姚口 伯祥

南遊記

孫嘉淦 錫公

卷十八

聖師錄

海天行記

卷十九

七奇圖說

詠菴偶筆

柳軒叢談 寄園寄所寄

嘯虹筆記 寄園寄所寄

燕觚 觚臈

豫觚 觚臈

秦觚 觚臈

虞初新志 目錄

王言慎旃

鈕琇 玉樵

南懷仁

失名

失名

失名

鈕琇 玉樵

鈕琇 玉樵

鈕琇 玉樵

十五

吳觚 觚贖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 嘯旨

板橋雜記

十六

鈕琇 玉樵

汪价 介人

余懷 淡心



虞初新志目錄終

虞初新志卷一

新安張 潮山來輯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永叙

公名塚。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蠶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呶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璠門。殿試賜

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竿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關。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熬。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威。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真。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旣。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口。口。相。表。裏。爲。奸。惡。公。

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口口。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探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旣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闕二字)例凡一椽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旣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堦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盃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

官令再訊。一櫻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琛。熊開元。即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賂。養。性。具。奏。有。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矜。其。髮。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罔。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颺。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尙。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襲。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

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顧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塚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塚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塚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卽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

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垓劫。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殺之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篲舁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簧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禍。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諡。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

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餽飭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騎哀哉。北鎮撫司獄。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始。有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諡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遊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遒勁。眞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壓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大鐵椎傳

魏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鑽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旣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鞮。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

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簫聲數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

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徐霞客傳

王思任 季重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遺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瀾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襪。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下。

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罌岩爲牀。席以溪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纘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脉搜討。形勝則割。然心開。居平未嘗。罄。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遊雁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間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們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馬。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尙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于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

石。齋于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于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于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漓。嬰之登陸。不肯曰。譬如瀾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于湘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于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于犛牛徼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瘞靜聞骨于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

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夸國。如述。廬阿。縹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裝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遡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砥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脉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于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畧。如此。霞客還滇。

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僭。餼。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元。裝。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覲。三。月。而。返。具。述。石。齋。頌。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峰。其。峰。屈。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旣。上。燐。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

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讐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叙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峯。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鐵崖

徹呆子正當秋之日。敲門簡出。氈有鍼。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然。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

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牀又從中。憂憂。旣而兒醒。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旣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齟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

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女子求救聲。曳屋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响畢絕。撤屏眎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太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臧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卽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

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給。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侷僚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瘳。右臂詘伸不已。若指遂不詘申。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壁窠書。好爲詩。酒後鳴吟不已。間至秣陵。遴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

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頰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予于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慙。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毋啗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卽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旣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

與盲士。媿媿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爲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爲予言盛。

母年且開八。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襤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菴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白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遣掾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

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筦簞未占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自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姸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籛今尺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文者。自左氏以下。推吾家張藉。今得此公。益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 子一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搆葺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篋。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闋。

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鬻篋。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鬻篋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窟塚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

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

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穎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尙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

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嫺儀。則而風期異。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啞。慙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譔躍。條東條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學弈。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矚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

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旣爛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阮。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弟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閔。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治服。擁僕欵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數。數。醒。

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寃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于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鑑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漣漣。下一慟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叙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

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燄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牕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牛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書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窓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

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峰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逾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煥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耐。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猶

語。嗒。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
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爐。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
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洗。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
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
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
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
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齋。彼。理。詎。能。
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旦。
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
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
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

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與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鳩焚詩處。恨不粉妬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鬢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髣髴憶爲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曹射陵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髻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躡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頓首。引嘗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于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一終

虞初新志卷二

新安張潮山來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獲得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册。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茹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閒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

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予之說末也。聞子說者。驩哈嘔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僑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諛。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

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命。

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徼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貶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郗。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

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貧。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遠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口。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伎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戶外事。而曩時

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

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劔。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躪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

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箬。武。生。以。水。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箬。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箬。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

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箸。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

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畱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莫娑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未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嚙語以對。或正作時。

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馨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者神仙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

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榜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別人。答至掠無算。答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

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喚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看昇一甌。臺曰。何需覓。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啟之。可望下馬解甌。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高六尺。廣額潤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惴。

慄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刺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恹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

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曰。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即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問。擁厚賞。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菊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朴責之。

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巉巖。達于洞。見一道者。坐石上。愴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齋。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忽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

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諭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汙滯。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拙于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卽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

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况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展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

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闐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挿瑟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拳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

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歎歎。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知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鵬鴣天詞送之云。整東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

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偷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甚多，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一山，婆婆屹立不可攀。巨靈鼉屨碎，爲掌雲氣。指閒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

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峩兩山。一割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巔發狂號。垂書作別眞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髯髻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鱗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崑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翮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崑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眞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

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爲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觥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觥之戲者。踵門告曰。某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簞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鴻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

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旣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石瓦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澗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臥臥。或一足立。或僵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

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乎。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偃佺之承礪。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遂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若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奴兒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

羸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諸草木之性。猪撫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縑。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微。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儂敏。機利捷於猿獠。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竝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專泝澣。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卷三

新安張潮山來輯

馬伶傳

侯方域 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舊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宗女之間。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

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轆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稱馬狗。狗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

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 峨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

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榭笠。如車輪手。棕欄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罌。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睇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於野廁。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尙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願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闖集。噱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誦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舉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

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徙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畱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蠶。非受縻于炎炙。則必逃之黽黽之徑。一日姬方日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滅。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

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芴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炏無光。藥鏘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

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畱。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潯。墅。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與。辟。疆。觀。競。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

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霍相檄。佻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械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減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素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

虜。膠。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瑟。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西。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

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裊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蓋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辰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肩辟疆影梅菴憶語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深比雪艷，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

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瀨。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濱。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

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眷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

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書。摺。載。白。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四種沈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

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齒。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畢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艷。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燕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筦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汕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凡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

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萸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忝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扃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爍爍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艷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容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鬢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畱楊石。每

晚高燒翠蠟。以白麝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能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齣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畧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蔬。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香人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嬌者

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椽。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人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荷蕨。鮮花野菜。枸篙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麀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鱒骨如白玉。油蛸如鱒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如雞櫻。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厨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

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諄屬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締。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禧 冰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答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

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
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
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
四百金。客有豪重。貫于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
者曰。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
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
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
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
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
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
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栢。更衣待客。

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詬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聾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

堵。隆慶丁卯。居灃陽。年可七十。灃人異之。或具酒蓄黑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曰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半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灃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

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羣盜。出歿吳楚間。乃以貲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賞。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于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啟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嚙着紙。又以被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

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于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輿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潞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

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 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恬。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啞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岸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屣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卽爨。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

蹉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傾善類。爲逆。闢復讎。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眞。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眞。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眞。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

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眞。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啟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畱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悞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虞初新志卷二終



虞初新志卷四

新安張 潮山來輯

義虎記

王猷定子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壓者數。傍徨遠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餼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

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踞。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謊。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

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尙有義虎。人而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葑園外傳

林璿 鹿菴

丁葑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葑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豔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

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葑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葑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薌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葑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葑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叅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葑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知護騎以告。葑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葑園數得孺子妾。猶執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葑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嘉裳。施大叅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

贖。換。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葑。園。復。賜。吏。人。鵝。炙。時。葑。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箸。葑。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册。立。西。宮。念。無。嫺。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爽。棠。從。東。出。葑。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葑。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葑。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葑。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葑。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葑。園。遲。不。

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藥園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飈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畱得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乎。貽書報藥

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須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 懷 澹 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撥。恒以深邈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官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母。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母。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毋剽。五音依於四聲。母或矯也。母豔。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

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擗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竝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峰。盛于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宰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

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畱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于奇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八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八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一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

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曠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悲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媾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往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東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睨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謙。遣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

顧貌已蒼然，意不在僂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猶恐其范難致，試走伴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故甚善。然

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髦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旣酌。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瀝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

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愼。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于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

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 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糶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

冠持畫一軸獻師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鉞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譁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媼殺我子。捫厨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移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

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擲。假令神不誠。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剗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更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馘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在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劔而不達于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鬻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閻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眦裂。讀至神鉞斫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逼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道于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 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

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矜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韶惠贛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鵬鵠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

譏罪。強醮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嗷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螿蠲。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

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鵲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 琴叔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綉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貿。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搯之。氏子亦報搯焉。久之。恆搯其父。旣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眞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

莊周詆堯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暘谷。達濛汜者。皆極力疵詬之。且作噀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旣撫父母。詈兄嫂。詆題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枳棘。則益下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闕。旣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譬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詭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己而邑

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犬豕臥偃廁中。見獅子過。則負溲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挺獲髻上叵羅袖中金疊。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鏹。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撾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侮撾之。必沽酒以釋之。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眎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

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烟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侘傺。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亡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主。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儕及識。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營然。若攫食之鷓。頤頰矜張。老索門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即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樵杙。惡言誣善。貪冒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

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之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四終



虞初新志卷五

新安張 潮山來輯

柳夫人小傳

徐 芳 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脚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夔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篷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髯百尺。柳

未能到。柳幽豔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闈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通。晚歲多難。益就窶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嫌宗伯公墻宇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即世。有衆驟起。以貴通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誶極於蹴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曰。已蓄殉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縊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兔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竝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

誅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以存弱趙。杵臼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于鴻羽。或重于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尙書。而紓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陽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干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

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四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絮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柳夫人可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饑。呶呶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懵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嗔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

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閤戶籌議。欲畱。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摔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挺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

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摔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與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懇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

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閱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瓌瓌章句爲。師出。即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犇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書縱六博。

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歎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醺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

之力盡而弓不及毅。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鷺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鷺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問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

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 靜 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苦無人焉者。入門。聞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

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威非近世飾。獨兩旁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

報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槩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襪。襪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襪。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跳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即踞地。展襪。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囊橐然。顛喜酒。酒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墻。臥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

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爲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壁壁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 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

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詞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髮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囊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

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靚粧。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絞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竇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入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

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歛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

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扁籬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其有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掣口陳長者家。曰尙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啓。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

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諾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鬻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鬻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韻云。噫。一乞人得金環。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鬻鬻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鬻得鬻。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環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況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

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惇。卞。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人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者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

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賞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棄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蹶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閩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爲。蠖伏自污。卒得以全。乙

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簪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錘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娉娉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豪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概漑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皙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

如元酒。其香如麝。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達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且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誚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含。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隻字。所以爲高。



虞初新志卷五終



虞初新志卷六

新安張 潮山來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綱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

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障。纍纍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謔。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

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輒敲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繩。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

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礮。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畱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鷁。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

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邱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況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

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鬻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槩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

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

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台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盡楮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朝宗

郭老僕。死而塋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

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臺。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駢。駢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

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巡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師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緹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

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 晴巖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刁。候吳門相。

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藉。蘇固己人。人自攝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頰。或大。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贖。或趣裝走。京師搗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泂。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祇益重。吏部

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躪。泥淖沒脛。舛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鐙鈕鑠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

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闔門粥衣人。揚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蒲伏久之。磨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鑕。擲階。嗒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楣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懞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鬻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

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祈聲聚衆者。誰爲爇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璫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監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燄所愒。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爲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充。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充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剗剗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

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眞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于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詆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此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紛黛皆土耳其。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

乎。裘大喜。遂別琢一枝遺予。形以一邱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裘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烟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孤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

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皆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剝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尙有鐵琴一。今在眞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

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于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

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當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榕文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

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樞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騁。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隨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

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戛似難。旣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畧

一驗器。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

有專書。

驗燥濕器。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諸鏡。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已。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大小不等。

取火鏡。向太陽取火。

臨畫鏡。

取水鏡。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一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爲深遠。或一面而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烟稠雜。

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製法不等。

柳枝泉。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聲如山鳥。

鸞鳳吟。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

斧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方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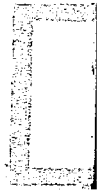
82

~~809042~~

~~117337~~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滅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眞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糝糊。謂死矣。不復顧。



3 1774 8900 6

MG
I242.1
29
12

久之。有老翁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三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襪。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一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始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躋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垂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重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宵無人。三戶。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

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呂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即不得。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戒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

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即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人。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

召入。成瞪目欲裂。讖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味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諷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蜀存戎某弟見戚所。揭示。

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戚聽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釵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戚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畱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賞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

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妻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俛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

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慙。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寧。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嫗。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

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繹塔下者。三闕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賞。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與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鑄於祠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嚙佑戚郎。則曷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 雲士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屢疏擊魏闈。奪職被逮。籠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詈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于獄。六月沈獄。七月還尸。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顰蹙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爲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人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

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兩遇矣。余又候熱往。日
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
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
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
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
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
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
分爲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
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爇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
藁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
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眎。余所在。反有之。余

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蹟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兪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漚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衡選 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彜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賞。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饋相啖。食。先生爲之陳。

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畱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蒸。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三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

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噬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囊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沈。

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三。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愛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

從後躍過各脚。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郃李微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册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何列翁名册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犬。至于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緲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于囊中得小藉。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僻。而藉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犬感勸。

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虜死獄中。令乃取。囊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襯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攝。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哇漫野。于何索之。寃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間。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狷訟公庭。

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資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旣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 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賫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

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縋。戀不肯。妻憑愈力。乃擇日。釋笄。雍髻。韓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矚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闔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

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矐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參檻之中。颺翮。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雞若折朽。其深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辨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候。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往盱郡之變。里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絃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弁夫。問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

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馘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爾詢等。題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

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拆。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鄰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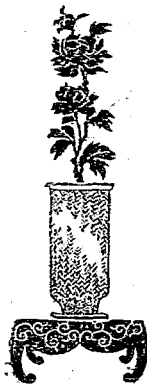
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爲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七終



虞初新志卷八

新安張潮山來輯

江石芸傳

吳良樞璠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援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

知也。於時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子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闈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獻麋鹿不辟。從之行。言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

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趣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嶮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鷄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四
魏禧 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竄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聲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辛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

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

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秦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鬪。旣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痢瘡諸篆。殆卽其道。

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 于一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脚窶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椗爲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焚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克。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

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挺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子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

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季賊傳

王猷定 于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

十
嘗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尙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媚家。尋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

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儉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睽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

黷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牋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賈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覘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主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

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憫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主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柵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歎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

宗憲被酒大醉。營亂。亦橫槊鄣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江中。恒愴悵。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張山來曰。胡公之于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畫苑三高
士傳之一

毛先舒雅黃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爲人。巨寶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徒智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亡。

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金爲生。感慨徙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畧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彩笑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

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眞。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鞭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

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兒。宦併庇兒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審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母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鬻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髻曰。母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

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顧予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妄君親者。觀髻梗槩。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 中素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

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蕭形影子立。寂寂看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箝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復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嗣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

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頽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尙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

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爲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愬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

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鬚。眉。狀。貌。殊。需。柯。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

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張山來曰。叙次明晰。斷制簡老。行間殊凜凜有生氣。斯爲有關世道之文。



虞初新志卷九

新安張 潮山來輯

劍俠傳

王士正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本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獯。至尼菴。入門。有廡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

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廡門已啓。視之。卽紅梢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郤。否。衆聚觀。果紅梢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
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賞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
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
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
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警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
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
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
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
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
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警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

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命入。至後堂。堂中帷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卹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愉悅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賄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

照李洗馬應薦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往愬之。讀此乃知尙有異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士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

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

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恆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寢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卽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糞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

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篆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墩山。礎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叮哇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爲角。芸者競取之。至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

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予姓。旣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篋中。篋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畔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伸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

皆金蠶珠貝。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任岩爲工部侍郎。

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陸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孟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透案而行。且言。震陸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陸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蓋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

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鑄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僭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箏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昨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

緣籐得無損。旣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二月乃生。毫牛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即。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其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寶發生傳

陸次雲 雲士

寶發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發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主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勦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銀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

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還金。事偕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

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徧兒妻。徧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饗娶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徧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

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紀陸子容事

王 焯 丹 麓

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呂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栢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繡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

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庸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太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

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在餘楹。雌雌兒住。儲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爲予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

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定峯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歎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

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岸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衰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旣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嗇。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

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年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歛。獻久之。易簣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

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哉。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于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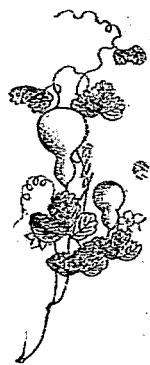
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旣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願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

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媵。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仕。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虞初新志卷九終



虞初新志卷十

新安張潮山來輯

筠廊偶筆

宋 犖 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盡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淨擗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諱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樵人於玉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掉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暉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脩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

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交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鏞。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

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彞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彞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尙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彞憲堂。即屬彞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諸郎官詣尙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彞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日詣尙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監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尙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綜。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

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鏞。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于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

之啼噓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尙有三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己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僂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水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旣信于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幘。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餘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未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聞鐘。

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洵 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簷篷覆之。芴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水。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髻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右手執卷末。左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櫂。櫂左

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箛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蝨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 雲士

沈。嘯。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嘯。方。醉。矓。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嘯。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鱸。撐。傲。骨。與。秋。鑿。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嘯。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問。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嘯。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

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蓋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
遇乎。嶮曰。善。令未成而嶮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
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嶮卽嶮。醉。令交誼既狎。畧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
樂不羈。嶮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嶮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
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捲其
殘旅。遁迹西陵。嶮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嶮馳歸語里人曰。
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
擊斃嶮。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奇二種。縮春園尤爲詞場稱
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
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

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即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蒹。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取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百十里。來問者。

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即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閉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墅奇書

陸次雲 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果五后

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叵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警曰。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傷人曰。子無悞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即寺癩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

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眞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于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

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視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尙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叙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

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尙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恠。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眞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

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裴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

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即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髻。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瀟爲壁。爲珪。事事俱宛之。素鑿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柄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

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晢無髭之壻。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即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 映 碧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旣妊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侔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于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于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日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覓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沒。店

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樞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娟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耀耀呶呶不成寐。若有人鳴嗚抱持者。明日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

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繻襍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徙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

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覘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繡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曰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曩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

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終



虞初新志卷十一

新安張 潮山來輯

過百齡傳

秦松齡 雷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是閩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艱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

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京師。常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

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賽。其戚黨譙訶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賞。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齎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

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個。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踣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個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個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個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犬於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

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闊。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寇。盈紙翫。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遣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遣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

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履。予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 雲士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己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啞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

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晬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晬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晬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晬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晬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晬前席曰。設寇卒。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晬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晬擇細馬馱之去。晬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驪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

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七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畱之。其父吳驥弟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釵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

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豈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截吳驢。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置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

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廓郛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太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畧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九

嘯翁者。欽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廻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鯢皆破浪來朝。鼃鼉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晴漢。瀟湘

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闐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是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既耄。聲猶遠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齧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

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眞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即非眞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旣紫繡來。閻老非謔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即橋上杯茗爲之蔽也。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即伏地。握草。

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尙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己爲鬼。主殿上。又云。某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尙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温。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卮言

顧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崑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蹋。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崑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畫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尸上。其文曰。大口曰。辰。奩曰。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跏珠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書

來集之 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否。此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崑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闕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擲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椒峯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忘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燠。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梃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獐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

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真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鬻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峯。從閭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

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畫。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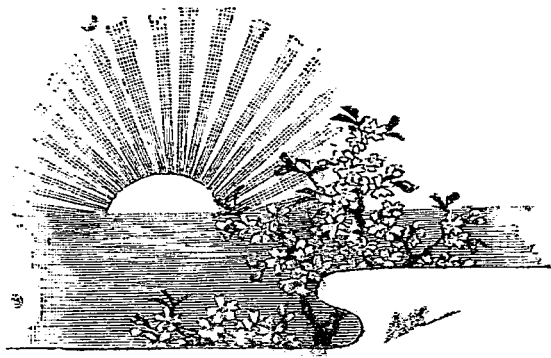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

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輟。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虞初新志卷十一終



虞初新志卷十二

新安張 潮山來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 次山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一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一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往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間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

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警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暉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薰。薰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名。況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纒纒。若

鮮。蓋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真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劔。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尙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 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筭。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

僭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己。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悵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擗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藥。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

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尙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在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璣 椒峯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

資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壩雜記

陸次雲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

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

無相忘足矣。書生日。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日。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日。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

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輿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于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

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通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惠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鬻。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

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輿。石瓊瓏。洞幽間。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眞仙出焉。宋嘉定答。有丁野鶴者。全眞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髻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

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尙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揚像。乃仙筆

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驚。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驚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

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寃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十六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筭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筭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共驚悔。翌日歸。

築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糞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俛。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

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亦必以餌誘俛。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燦燦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畱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送。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

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鬱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閒。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薨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木醫。其左

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愁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艷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業。客旣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

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髮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遠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歛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

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眞奏琵琶。予聞呼太眞。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筆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唯善。

此予方知是女郎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篋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鳴鳴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件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

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嚶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臻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滄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

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問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籜庵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饒逸趣。以愛美之心。

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又曰。向讀豔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駢。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旣壯。母犬卽

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犬之慤慤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虞初新志卷十二終



虞初新志卷十三

新安張 潮山來輯

曼殊別誌書錄

毛奇齡 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携來縞袂賣花之媼。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羅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

說曼殊生時母夢鄰媪以白花一當也。一根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錢氏疑

昔者乃錢氏媪。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樹酌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

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啾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

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審繡

旛燈于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

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筆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鬢流銀蒜雙垂。絲索曉日瞳矓射。妝閣張編修廷瓊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

勝新泰山

木權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縛縮。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視

二

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千種花權作

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方編修象英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

春風搖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凄絕豐臺舊日山。張中書睿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

放下巫陽祇今留視圖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禮華領好春

斜傍青山長不掃。顧性貞靜。十一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

再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

許。吳文學蘭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綉朝霞。盈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

先許。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任東牆。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

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

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顧。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

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詩云守身堅擇對優寒

郎富文史作賦遇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梁肉皆塵土。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

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

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鐘詩云毛子鑾坡彥。文筆五色

鮮。造訪出花下。鶯鴻何翻翻。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

是夜予夢

大士取盞中花手授予次日揮戴北方以下定爲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

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爲插蓮花玳瑁簪其

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

路居官不離繻袍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謔

之談劉孝標永懷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

爲訪名姝到章曲章曲春花爛漫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

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且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青教連理被雲遮及

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揚枝露從此

新婚曾學劉續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獨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爲愛妾以徵

名以娘夙悟靜因親耽禪喜途傍稽夫梵夾擊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啟詩云曼陀花散到人間色

相端然菩薩鬘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夜鳥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楊

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驂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

爲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曼殊既歸執摯即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

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爲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輒似

妙詞銀鈎學

寫相思字 賞爲予書刺。早起阿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

四

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

是書林傳粉房中便成家熟學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枕間便黃紙滑竊書夫子之衝鏢碧釵輕戲

作門生之贊 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 潘檢討未詩云學得簪花

字體新瑩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爲有燈前擁髻人 予

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書刺銀牀想挈壺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

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二復則已能矣。按邾度節。絲黍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

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開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 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

學書便做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 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一唱祝家詞

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月底眠 田編修震詩云百箱雲鬢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 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願曲周郎總不迷

一唱黃雞嬌欲絕簫聲同敵鳳樓西 王光祿三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

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 曼殊自爲詩云階 第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

草銜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

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權撚削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朱絲絃裏

曲云羅敷趙瑟儂家古子夜吳歌近日語○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秦箏雙栖梁上燕
解語弄春聲 馮檢討昂詩云細拋紅玉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視
家詞 吳別駕融詩云塗水春來豔金 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脫寒也。既謂傷肝。
糟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輸東風。木揚春作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瘕癍。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縋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綵爲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離無跡。猶長金蓮處處花。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携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悞。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透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籠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子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自爲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合類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可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縮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沈明府暉日詩云。彈窩石畔冷如水。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羅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

阮庶常庸詞詩云新鑣香檀舊夢頻
坊鵝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欹坐髻鬢偏
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微士述詩云百結雲鬢委陌塵一函玉骨寒江濱
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如人
鄭騷騎勤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香渺白雲除
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
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墻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而曼殊難之其

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
曼殊有回生記云曼殊以王戊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云

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擲郎意久

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鳴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起事踟躕跌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躑躅貯別館咫尺明河懸豚豚但相望郎言遂浪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

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祗道長相共桓家那主墓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飄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覆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

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問葛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匹而惟

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瀕危也華言紛構猶矢若金石惟願得死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遜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閣然詩云曾說

南園臥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楊文學臥

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眉未掃時至是病轉劇嘗曰

令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

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歎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寢因之綺羅中愛叅清靜

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扇長齋頂禮願難成線咒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

既而謂予曰。向阿二病時。

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藉

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爲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

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

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檀李榛顧士元馬左西冷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篋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記碧

虛仙史作盎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

死時羸甚。及歛。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

任黃門詩云垂

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

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

淺黃色。爲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

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

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嬌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徵

王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牀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覓返魂香 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翦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爲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

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九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怡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

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末。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踞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讎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

指以問靈。靈曰。松竹鬼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

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徹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眞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眞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斲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

禡。吾。諸。生。之。名。亦。能。禡。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兩。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瑞。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朱。芳。善。笙。唐。柳。春。陽。架。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

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婚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旣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婚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耶。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秀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

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慘。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劒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楊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

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二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立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瑩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立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

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壘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啟靈擴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閔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呶。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囊中裝。爲置墓田營內。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

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眞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

閱其無人。六如。慙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呼。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眞實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崑以太白與鸞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干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

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塔。未可如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洪老蓮別傳

毛奇齡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窶儒畫。窶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

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書人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鵠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矜矜何也。曰。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閒。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灑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作

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曠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馱鬼醜。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尊鹵。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暗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蛺蝶。鱗。螭。蟾。螭。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

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我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

聿。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畧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今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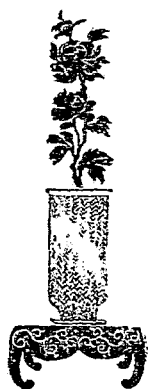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

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睡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擻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爲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寔有先年自縊繩頭尙存。雖云朽爛非眞。而其形其跡。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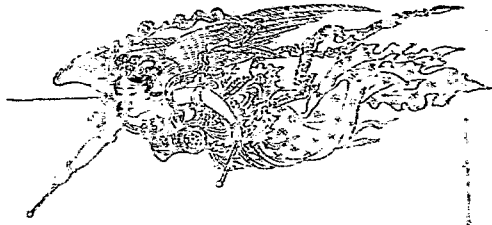
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尙在懸掛未解時。即于所懸身下，暗爲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即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

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十三終



虞初新志卷十四

新安張 湖山來輯

平苗神異記

王 謙 撝齋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裔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

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闔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指。有左道用符演咒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贊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旣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

民者眞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母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旣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厩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

間。馬。協。方。耶。附識以資傳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錢塘 吳陳琰 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置鎮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貝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崇者。可勝道哉。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懾伏于。

皇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有苗者輝映後先。續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訟

吳陳琰 寶崖

永年馬兆燿。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鄖陽司理某親鞫。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詣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鎚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懵天運而啓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尙存案卷。永年王

察觀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鳳 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蘂。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

且說嫫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看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眞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生轉數世。不相遇。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母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叙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入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

豔。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涎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奉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全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郎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並。

坐而不與同寢。匪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儻不測。奈何。即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畧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舸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了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端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尙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

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生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畱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纏繞。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千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

戶不啟。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眞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眞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尙得見之。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 瑤 大璧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

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常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守木。義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幸。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

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媼。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惇惇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啟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逞情緣。冒嫌疑。妾

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媼呼不入中堂。問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慙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乃

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譖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
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
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
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尙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
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
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
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
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爲郎製之。其謹
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
養女爲養媳。誘媪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媪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
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媪前作楚歌。

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瓣香供佛。余當一以資女。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歔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醮與剪於衽。爲女件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

夕。借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大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憫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

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憫。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悵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變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

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瑒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賴。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儻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旣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闔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懷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 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稅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搗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卽以犀匙。凡

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搃。水。級。叩。之。冷。冷。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撚。憂。卽。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潦。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旣。越。麤。板。亦。邁。微。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雹。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塗。篋。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理。昭。華。之。瑄。藏。于。幽。隴。元。康。阮。

咸。乃闕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尙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

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于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表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眞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旣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

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誓。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旣。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賞。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諷。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

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嫻嫻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嫻嫻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嫻嫻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矐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嫻嫻死矣。雲孫既內傷嫻嫻。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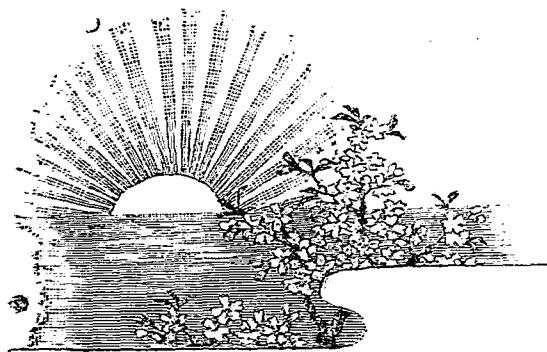
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逅。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本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嫋嫋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十四終



虞初新志卷十五

新安張 潮山來輯

記同夢

閩秀 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褫一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忻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

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邂逅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眞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臧和焉。

張山來曰。馮秀願啓姬評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歸合評牡丹亭。見寄于予。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 彤 歌 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累而登。

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己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啞孝子傳

王 潔 汲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旣啞。手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稔。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糲糲糝糶。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曰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樞星門下。而歛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彘飼之。茁壯。蓄息。遂爲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瘖復攣。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

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六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暉 丹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矚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僂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臯 鹿鄰

乩或作卮。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批乩。名之曰乩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鸞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沔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

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王人玉。暨予兄弟。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僊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匙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蓋竹筴。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臯。凡爲僊弟子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忤。

不求至何足以臧。鑿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蕪。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末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

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且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且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煑粥以俟。少頃。舉且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灸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贊曰。臉臞而衷腴。所舉又若梅。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人書。稱泗杏之通儒。盛

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襲。迨。滄。桑。之。會。張。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僊。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與。南。宮。否。僊。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紘。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予。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隲。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書。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凡。僊。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僊。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

乎。或曰。筆僈墨僇。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感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劬石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子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

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徹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嗜啞。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_出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峭嶙。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即矣。日暮歸舟。悒悒若

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鑿。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愍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環珞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纒。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纒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纒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纒。啓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鑊。須臾沸起。就道人

癭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僧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賈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煑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絙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鬯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縋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豐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

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十六

髻參軍傳

徐瑤天璧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閒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髻參軍尤奇。作髻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髻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髻微顛曰。君神色俱殊。

度有急。盡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髻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併闖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髻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王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髻笑不答。令俱寢。就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盡俱渡江而南。髻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髻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髻立飲。

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蔬。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酒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願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藹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催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願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亡。嗚呼。是

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髣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 鶴舫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蔬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挿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纒纒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

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古今說廬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
騰。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掛
層臺。

激豔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
流。金璧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
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
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

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吃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都在衆生心地開。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巒峻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鼇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石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屠釣。今之異人。隱于乞匄。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句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尙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侵。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尙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

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恆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欸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鑄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減齋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

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殫及繪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眞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

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絳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日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調。但嗜飲耳。公醉。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

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隳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

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虞初新志 卷十五



二十七

虞初新志卷十五終



82

1337

1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十六

新安張潮山來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郝村。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斃。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某盤。信手界畫。無毫髮。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

虞初新志 卷十六

一



3 1774 8901 4

MG
J242.1
29
15

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某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蠱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

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尙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嗣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

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買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畱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腳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縲瘵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

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烏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即懇靛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尙何所畏耶。

張璠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畧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鴛鴦。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怨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嘯。則有片雲從其嘯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駒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

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兩足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殺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盃。盃。盃。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向。墻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神爲劉

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特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

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眞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閻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祆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

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貶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盡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

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白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瘠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閭閻。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

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慄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靈。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株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

又。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猿。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栢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

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曠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愆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恣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紫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納。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絃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吏。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宵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眞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眞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遷甫

張南邨。名惣。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

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錫窟。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藿。孟。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招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柿爲記。采樹葉題詩以爲

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卽甚湫隘。羃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撓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胝僂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師。於古歌行。換韻。

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一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剋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

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欸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尙未欸。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畫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欸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

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欺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 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鄉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

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于。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權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探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

千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減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歧疑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晷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

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牧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蹠。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于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

徵。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奎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奎字省三畫爲玉。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蕭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次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龜。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兪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

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韞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噓。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出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母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己卯春。將襍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吉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

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謂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卽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玉樵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裋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

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懼。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竒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

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二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

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

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入驕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丸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賞。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

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闈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岑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尙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目及草行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望然足音矣。

虞初新志卷十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頰白者。自稱陸嘯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卽與同人言及之。次夜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三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覽公文。詣廟焚之。歸卽先吞一符。

覺遍體煩憊。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第六日子堂。傳袁生
眞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
眞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
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旣天師傳
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
一符。以天師符內。囑間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即語
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
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
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
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愉悅難信。而樞親見之于
城郭中。城隍自爲眞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

外。鮮與比盛。令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書外茲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慳。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慳。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

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眞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餽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跪泣請。鑿不可却。妄出藥塗之。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殆

有異。鑿即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蠶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蠶。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尙得謂粗蠶哉。今世之不粗蠶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觚

鈕琇 玉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日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躄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三緘。

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僂僕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覲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猶龍子。則竟作求解挂杖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塲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

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鎰。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觚

鈕琇 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

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歎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詫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涪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瓊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

揖讓。見人低首。尙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止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諢。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權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

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網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尙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

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旣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頗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即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眞仙奉之。蟠獨不。

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閱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

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

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

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狀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褌一具。攜以回。

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掣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

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陰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鈕琇 玉樵

歲當夏秋之交

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繡一架。青翅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同奏。生穹谷山中。鸞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鱗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橋。巾袍而多髻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猶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

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舂首童子一。旁置茶鑊。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舳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舳艦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綢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瑾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

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犂角枝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瀨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

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懇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洊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甑。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

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掘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僮僕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弊。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賧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

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即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澆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髓俱見。躍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宏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慎乎。

張山來曰。若蝦蟇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 口 伯祥

金壇玉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僭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鞞。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

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戶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徒。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昔伯豸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南遊記

孫嘉淦 錫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

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資。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澹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匏繫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東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并陘。過眞定。歷清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邴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察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畧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叢林

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攘攘。縑塵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瀾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顯頊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衛。高交淇滹。皆經其境。以入海。府南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百

走九百里。極目平曠。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嬌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關山。途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會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石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旣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土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爲後垣。一

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栢。云漢武東封時所植。階墀有碑。其文曰。磅
磅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
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
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主之命。
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
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
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
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
惟神鑒之。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
挂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
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

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峰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峰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四出。駢植疊累。皴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及無

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鑿。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羅碁布。循大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兗徐灣。環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

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竝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躡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濶。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千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榦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著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

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爰有楷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栢。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栢。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栢。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

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允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圯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山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

湧澎湃。其猛鷺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爲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爲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賸餘紅。樹疑濃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障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翳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

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名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令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靚粧。刻節遠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淳樸。自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衆

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數。樂土也。昔泰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閩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曰慈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關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關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

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顛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晒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

大且異境。多在人踪罕至之處。輻輳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爲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

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關。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晒。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楊。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

大且異境。多在人踪罕至之處。輜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爲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

避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不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爲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讞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亭

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塔者。南高峯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峯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山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峰。過坊而西。乃見奇峰。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挿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若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

入。何。境。欲。一。借。問。而。山。深。無。人。林。間。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巔。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墻。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爲。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卽。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尙。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

儀俯仰皆爛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峯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天竺。乃昨所睹燒殘。

者。男女雜糅。猶在五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于墳之南。南高峯也。峯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剎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幄。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

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遠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輜與船之不能遠。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畱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風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

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曰鑑湖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峯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韭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砥石亭。

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礎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鱸峯。其下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廻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歛。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爲石成渠。以爲曲水。崎嶇踟躕。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爲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爲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湲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叢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廻環往

復不辨。西東登叢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彿。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山倒影。上下皆青。出撞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

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閒。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恬。南至鷓鴣原。山勢怪特。峰巒釜湧。密峙駢植。束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峰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崢嶸。下臨沉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澗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峰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

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碍日。傳聞其上有朝眞冰壺雙龍之洞。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閒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緣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西至弋陽。有龜峰山。衆峰直起如笋。有青山頭。峰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頤。或光如僧。或髮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櫻欄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峰之巔。下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

璫洪以南。西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峰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鷺齊飛。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楊子。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劔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闔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潦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二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桌綿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

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叢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覩澤畔之憔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葱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峰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挿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峰。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峰下。謁廟後望五峰。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

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屋爛若。繪繡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存塔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水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灘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於此置尉。

辟猶關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
槎枒。連峰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峰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
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峰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
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
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
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
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
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敞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
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
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
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

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進數百步。冷氣逼人。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爲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獠苗土獯。蚺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

降猶關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
榭。連峰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峰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
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峰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
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
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
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
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
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敞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
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
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
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

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進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荊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爲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獠苗土獍。蚺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

未見。獨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曩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豈其然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扁曰再來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峰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

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峰。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峰。廻雁爲首。嶽麓爲足。是也。其巔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雨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爲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己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未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爲之耶。予性

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爲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黃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果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即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

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尅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蹇。雉罹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跡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沔。沃野千里。似燕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

在嘉魚。雒峙江滸。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壟山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鎮。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喆。窳。龐。雜。

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濶。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冥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碓山。至遂平。有楂枒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澧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澧水不流。卽此也。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潁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

陸嶮。遂遊襄城。登具次。訪大隗。陸嶮在郊廓。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澌澗。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即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峰。直起若臺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峰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栢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間達摩遺蹟。僧云。詩

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薊遼。碣石恆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邢虢。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挽九州。闔闔華夏。士田肥美。物產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榦河

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流。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大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峨嵋。東抵會稽。是爲南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峰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湄。溷跡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

者。之。靜。於。水。見。知。者。之。動。其。突。兀。洵。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還。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

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吟。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牕几。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所至。隨筆點染鋪敘。綺麗辛。亦復激昂慷慨。適足以囊括宇宙。開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僅賞其模山範水已也。



虞初新志卷十八

新安張 潮山來輯

聖師錄

王 言 慎旃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曾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鸚。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鸞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鵠。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鸛。弋鵲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

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哭之母。猯獫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蜩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懋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爲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閒闕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鵬

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擊哀鳴。與籠墜水。

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日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邱。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絜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煙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纒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纒。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遂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甗。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蝸。其雄驚墜。猫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絜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煙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遠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窟。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冢。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蝸。其雄驚墜。猫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穀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鸛

高郵有鸛。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隙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爲烈鸛。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鸛。

碑。

衛衙梓巢。鸛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有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鸛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鸛巢焉。雌鸛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

八
鵝卵易之。鸛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鸛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鸛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弑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

鶻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鷺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啾。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卽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夔夔家。養二鵲。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鵲詩弔之。

鵲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鵲。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鵲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饋以鵲。頸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鵲。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

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

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歛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搯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歎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日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卽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繫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壆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窰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卽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鬪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牽

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尙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內。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蕪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虵圍繞周身。犬遂咋虵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闇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

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鄆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鄆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犬。狡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探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廼廣園。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

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屬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蹄土成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瞰。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刃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燬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僵僕。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

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王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

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竄。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駃。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雲。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暗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搆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躑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

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驢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躡躑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逋于人。騾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

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刳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咻啞。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脫。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鬚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傳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憇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齋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入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齋。沈歎其義。遂命折齋。終身不復食蟹。

蝻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蝻。蝻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蝻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蝻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游。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濛菴相公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琇 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一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

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壘。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髻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擺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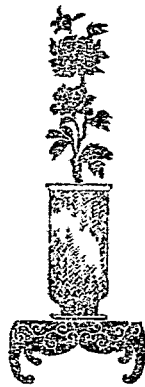
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閩難叩。幸違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賚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一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

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賚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賚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絕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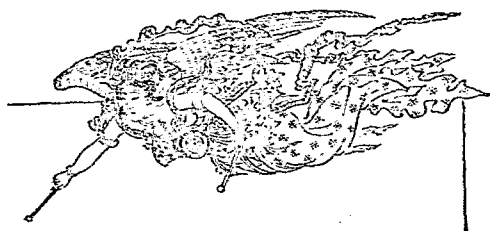
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尙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

謂長古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
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
不可曉。



虞初新志卷十八終



虞初新志卷十九

新安張 潮山來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論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巴必嚮城。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二銅人巨像。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

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二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洲嘉畧省。茅索祿王塋墓。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

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場。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擬體勢橢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

相關。觀者坐團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

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濶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

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詠菴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挽我之度量。效臯

陶執之而已。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豬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豬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豬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豬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豬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鱸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

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鱗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

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

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

洞穴。生鱗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廟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賡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鷗。載

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朱次之。豈爲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罩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攬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襍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串。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鬍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夫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覩面而遽成

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齊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眞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匾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尙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眞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 琇 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噬臍也。吾身隱少

徽。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

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鈕琇 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扇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欵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纏纏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軼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輦蹙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難擲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斡。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

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囊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閑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闌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闕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

言。學究淒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竇四者。沈邱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頤而髻。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

尺。鱗角俱備。頃間有黃鬚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蟻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豢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觚

鈕 琇 玉樵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旣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

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啟御史之衷耳。

吳觚

鈕琇 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迺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琇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雉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求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巹有期矣。生憫惻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滌漾。隔着屏風。

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搦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蕞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髻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髻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饜而飽。夫人婉悒累日。至爲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虞初新志卷二十

新安張 潮山來輯

三農贅人廣自序

汪 价 三農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樞外。嘯鬼聲。自思不敢爲擊。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罨。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嗥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頎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譙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

人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仗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即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淪愧悲惶。淚歛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頽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

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縻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屬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蔣文若化州守曹翬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臺宰巖者死。望巖縣令吳不能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起為盜劫殺吳定遠平遙令朱兼兩任充仕莒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兗州通判項萃友武庚令以進士為吏部醜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屢屢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為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者。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

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賊。肢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臥吾室。愕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饑蟪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闥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縶。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籓。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軒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譁譟聲。次日始

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羽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歛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誦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

人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佞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即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惴惴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呂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靈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頽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

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縻老人之懷。至若

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

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

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粵西者死疾。興安令宰嚭者死壘

誤。嚭縣令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起為盜劫殺

任充仕莒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甯州通判項萃友武庚令吳定遠平遙令朱兼兩

以進士為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

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

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章布老。酒國詩城。長為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裔。

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提救。壬申。隨先君宦

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

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過禍。皂隸入吾室。愕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櫛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蠹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闥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縶。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籓。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軒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

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誦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歛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睿目瞳文。罪其失職。寃矣。余誦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

是之謂乎。賤目眶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入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姣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劫。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齟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旣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憊。亦可知也。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鍊臂爲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鑿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斃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

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衛耳。客以饗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屨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壻之外。目迷陰曠。耳轟怒濤。始而驚。旣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臠。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蔥。有同嗜焉。歸而饑且兼人。反

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罌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擐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問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領二罌無賸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茗芋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曦略。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釀。搏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頹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

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鑿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鑪。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埜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芰。姬文之昌歎。近日俗尙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澆。卽至襤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

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
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
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
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
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葺板之房。不耐卑庫下濕。又愛短
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閭室幽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
放槩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
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痕。體氣榮暢。卽匝寒。且藥就澡室焉。余
得天強。固不嬰重病。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
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

餽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荊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贖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葷。淫一妖軀而殂。夫精靈神人之三寶。而

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歿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立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齋精爲主。世之愚俗。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探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汎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黷。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髻。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鐘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視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

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釀。縑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邢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遶衣裾。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蓀二兄讀書翕園。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岬山草堂。商擢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繹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入郡。歷取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爲歸焉。其

他逆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嘯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攀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厄。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稽。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桓。伊。吹。玉。篴。高。漸。離。擊。筑。彌。衡。撾。漁。陽。鼓。君。陽。出。而。欵。冠。短。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尙。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詭。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

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即非眞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悼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臆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遭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廬。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樛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

他逆旅主人。無不欺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悉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嘘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攀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稽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篴。高漸離。擊筑。彌衡。搗漁。陽鼓。君陽出而歛冠。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

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崑仙。尤極靈響。即非眞仙。當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悵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臆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遭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廬。明皇吐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樛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

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俛俛乎靡所騁。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囊衣襤。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

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於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蠢俗。故一以冲舉歆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懵人之闕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立。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蠶守丹爐。犬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粱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嚆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

叙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娘煖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歎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呼喚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眞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懟。

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叢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鏹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舉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探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置三代尊彝。眞贗各半。橐負抵舍。家人意其貴重。啟視之。確確然。皆邨上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即星失。假使余囊

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獮犬。畏笑。而多機智人。不幸於觸黨人怒。卒吹賊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鯨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躪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囚於羑里。司馬騶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躪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侔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

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困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嚶。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竊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護惜。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腐二吏。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

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拆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詔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交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翮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紛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僞秩官人。偕呂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刺我。以刃而官。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睦峴山。塚已崩墮。幾出狸首。穎人無過而問焉者。余

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聶政墓側姊嬖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即鳩工往葺。余親爲顰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苟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兒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欺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

矣。余爲蹠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謹。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余方童艸。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喻糜耶。今後但爲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聾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復爲開疆鑿嶂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檠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舛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闥。日與麤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暮撥焉者。甲午。回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

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闇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論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中。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啓謝曰。价夙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獍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潛。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峒。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

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賂。此世人詔爲奇遇。夔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靡而去之。若將澆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蕪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瘞體釀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置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慈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踞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

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邊嘯。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嬖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讎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途邏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

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己酉。客上箬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樸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

升選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萊南歸。道經雪苑。畱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

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欹。

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之。竟闕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秘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消息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玉美。一爲給諫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畧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囊酒三百器。陳列塔前。諸同事並啟分貺。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

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搆思。余伸紙搖筆。不加点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鬯鏗。憂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撒筆長噓。自壞已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僭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太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拊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實之答讖。因讖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攄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十。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爲犁牛。斥宰予爲朽木。覩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況爲聖。

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唱。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筋。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戡。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齏。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搆。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曾瀕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尙未烹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懷澹心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

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獮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盪盪。衣香滿室。

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笛撈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爲首。沙願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緜。水煙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槳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

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雜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婦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天雅不羣。宜於紗櫛文樹。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容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畱連。不計錢鈔。其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豈情倦。忽

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烏。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託鷓鴣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楊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喜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

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妥娘。載列朝詩選閨集詩中。新城王阮亭

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澹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偷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以上紀雅游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

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狻耳。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孀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嚮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穴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

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畧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講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視席磨。隄。麩。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

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歛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兒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藜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畧。倚馬千言。

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点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開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大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洗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擲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

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勸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三

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賂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下。當。奈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厨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遠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凡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謳楚之計。

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儉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儉。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臺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

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貧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

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棊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綃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

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擢琴歛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

遠山絕瀾。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夔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藁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僧父所陋。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鵲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顰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澱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剜其半面。燬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

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買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陘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痕。縱橫縹緜。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躡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率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漩。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

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曠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願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熟。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旣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畱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

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麗品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畫作夜。

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際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

來訪之。閤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醒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峯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点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峯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

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挿瓶花。爇爐香。洗峯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賞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眞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阿導入朝。愈榮顯矣。乙

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枉礮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俱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竇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

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毘瑜上。爲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

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張勢如賊。盜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母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傳。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

工。游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翰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蠖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嬭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倏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尙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楊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闖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六十四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粦。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鬥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粦。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欖分。欖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裏鈔稗。金走情。友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82

112337

